

入梅鸡

李丹崖

“入梅鸡”三字有中国风。初听，以为是公鸡飞入梅花丛。一夕薰风之中，大红的鸡冠，鹅黄的梅花，相映成趣，不可谓不风雅。

实际上，入梅鸡和梅花并无关系，而是和梅雨有关。

时至今日，我国多地仍有这样的风俗，在入梅这天，要杀一只小鸡，给自家孩子吃，鸡是新鸡，且是当春所养，入梅鸡要一个小孩一只，且一顿吃光。这样的鸡，有美好寓意。预示着孩子开始茁壮成长，长筋骨，强身体，大吉大利。

鸡要当春新养，是为阳气足，这似乎符合中医理论；鸡最好是公鸡，新孵出来的公鸡，从春天到夏天，也就是刚刚一斤左右，还不会打鸣，应属“童子鸡”。

入梅鸡的做法是清蒸，最不损鸡的鲜味。鸡杀了，洗净，周身涂抹白沙盐，待到盐巴化了，腹中放入葱段、生姜、蒜，淋上料酒，上屉来蒸，火要足，水沸后，火渐小，蒸上一个小时左右，鸡软烂，手撕，骨肉分离，香气满屋，很是诱人。

少年时，每到入梅当日，父母总要为我们每人做上一只。我家兄妹四人，父亲多半是事先劈好柴火，把大铁锅架在院子里，加足水，上面放上蒸笼，蒸笼分两三层，取步步高登之意。夏日里，火舌嘶嘶地舔着锅底，水沸后，鸡的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。我和妹妹禁不住流口水。

在皖北，入梅要比江南晚得多。明代文学家谢在杭写有《五杂俎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江南每岁三四月，苦霖雨不止，百物霉

腐，俗谓之梅雨，盖当梅子青黄时也。自徐淮而北则春夏常旱，至六七月之交，愁霖雨不止，物始霉焉。”江南三四月即入梅，皖北这边则要六七月。

六七月之间，正是皖北最热的季节，父亲每次烧那口铁锅的时候，汗水湿透衣衫，却满脸笑意，不住地对我们说，别急，很快鸡就熟了。吃了入梅鸡，我娃长身体。消灾又避难，一生都如意。父亲念叨着，像是在说一种祈福的经文一般，很是虔诚。我至今记得父亲湿透的汗衫，还有他念叨那些话的语调，有些滑稽，且满含温情。

旧时，有这样的说法，“入梅一只鸡，疾病会远离；出梅一只鸡，补足我元气。”旧时庭院，大多数家庭都养小鸡，小鸡多半是谷雨节气用粮食喂养，到大暑之时，长足斤重，无需过大，也长不大。入梅时，孩子食入梅鸡，到了出梅，多半是草草收场，不再舍得给孩子吃。我少年那段时光，正值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物资相对匮乏，农村家庭生活相对窘迫，舍不得在短时间内给孩子吃两只鸡。

我至今记得，蒸制入梅鸡的蒸笼和碗碟之间，会有许多鸡油和汤汁，这样的汤汁多半父母也舍不得扔掉，一般用来下面条，这样做出来的面，面汤鲜若鸡汤，蒸出来的汤水和鸡油来下面，可不就是最顶流的鸡汤面。

如今，很多人家中早已不养鸡，也不烧柴灶，但入梅鸡的味道，至今在舌尖回溯泛滥，如钱塘的潮水。



雀之灵 程曜 摄

远行

陈伟

年过半百的母亲最近完成了一项“壮举”，从杭州市临安区到山西省长治市，从南到北，一千多公里的路程，她独自一人挑着行李乘坐汽车、火车、高铁，中途多次辗转，甚至是无座票，从清晨到深夜，最终成功与父亲相聚。

临出发前一晚，母亲在视频里展示她要携带的行李，除了换洗的衣服，还有父亲爱吃的土特产，整整装了两个大包。我难以理解，明明是一趟长途旅程，带那么多东西不就是给自己增添负担，快递邮寄过去不是更轻松？直到她亮出了一根扁担，满怀自信地说挑着赶路不是问题。

我这次没有细问她的行程，只是看着那个被塞得圆滚滚的牛仔包，为她捏了一把冷汗。她的身体并不好，近几年动过几个手术，如此折腾让我心里难免生出许多担忧。

母亲在临安的时候，主要是帮姐姐照顾孩子，但她闲不住，总是想着挣钱，于是在租住的地方附近找了份洗碗的工作。父亲在工地上做工，临安的工程结束后，便听从家里人的召唤去了山西。正值暑期，姐姐也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避暑，于是母亲辞了工作，也去了山西，和父亲一起有个照应。

这已不是母亲第一次独自远行了。母亲是地道的农村妇女，远行并非是为了旅游，大抵都是为了谋生。我印象里的她应该是个“路痴”，但据她说，她曾经一个人跑过很多地方，就算是和父亲一起出行，她也是最清醒的一个，总能为父亲指明方向。事实也正如她所说，虽然她只有小学文化，但人际交往能力很强，走到哪里都能混成自来熟。尽管在陌生的城市，不会用导航软件，就沿路问人，或者凭借经常走过留下的印象，也总能准确地到达目的地。

她回忆起送我上大学后返程赶车的往事，总会心生余悸。将我在学校的一切安顿好之后，她半夜从信阳乘坐火车到泾县，本该在二楼候车的她在一楼等到临近发车点才意识到等错了地方，一路狂奔才赶上了车。我能想象到当时的她着急的心情，也能联想到身材矮胖的她狂奔的样子有多狼狈，心生惭愧没能陪她一起，无尽的心酸挥之不去。

时常回想起我和母亲一起远行的时光。老家交通闭塞，赶往县城的客车大约是凌晨五点左右从邻村出发，母亲也总是早早起来煮好面条，收拾好行李，将家里打点好之后就在大路边等车。她是晕车的人，却还要一路集中注意力，生怕我颠簸得不舒服。每想到这些，我就会深深地谴责自己，在一起走路时都会嫌她走得太慢，却没想过她曾无数次为了我拼命奔跑。

母亲多次提到她梦想的远行目的地是北京，去看毛主席，去看天安门，去爬长城。而我却总会反驳她，北京那么大，真容易走丢了，还不如跟着旅行社一起。

“等你成家了，开车带我去看看吧。”母亲浅笑着对我说。

槐米

许海利

打我记事起，我们家院子里就有一棵国槐树。它高大挺拔，枝繁叶茂，每年到了盛夏时节，一簇簇含苞待放、珠圆玉润的槐米，就像一串串珍珠镶嵌在树枝上，微风拂来，整个小院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气。

槐米，就是国槐的花蕾，因形似米粒而得名。它是一味中药，有凉血、止血、清热、泻火的作用，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。当时我们家非常贫穷，槐米可以拿来卖钱，因此每年采摘槐米成了父亲的“必修课”。

槐米通常长在树的顶端，而我们家这棵国槐又长得特别高，父亲就找来一根长竹竿，将镰刀头用绳子牢牢固定在顶端，用镰刀口对准一嘟噜花梗的基部，用力猛拉，花蕾就会掉落在地。可长在高处的槐米竹竿够不到，父亲就搬来梯子，爬到树上去采摘。

父亲双脚踩住树枝，一手环抱着旁边树枝，一手高举着竹竿。父亲脚下的树枝不停晃动着，让他像喝醉了酒一样，整个身子随着树枝来回摇晃，看着都让人胆战心惊。可父亲毫不在意，熟练地用

镰刀叉剪了一枝又一枝。伴随着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，一枝又一枝的槐米如雨点般洒落，我就在地上把散发着清香的槐米捡拾到筐子中去。

采摘槐米非常辛苦，每次从树上下来，父亲身体就像散了架一样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双腿还不停颤抖着，连站立都非常困难。可父亲为了不用双手托腮为全家柴米油盐发愁，不用低三下四借钱支付我的学费，即使再苦再累，他都咬牙坚持着。多少次，望着疲惫不堪的父亲，我感觉他就像小院这棵大槐树，为我们遮风挡雨，送来绿荫。

槐米采摘后，得趁天气好的时候晒干，否则颜色就会发乌，失去了光泽，价格就要打折。父亲把槐米粒从枝条上轻轻摘下，晾晒在一张旧竹席上。赶上大晴天，一天下来，槐米就由胖乎乎的绿色变成干瘪的黑褐色。这时父亲捧着刚晒干的槐米，闻着它淡淡的香气，笑得满脸皱纹就像盛开的花儿。

若是碰到阴雨天，父亲就把槐米拿到灶台上烤。由于湿槐米太多，灶台不够用，父亲就在小巷里支起木棍，把槐米搭在木棍上烘烤。伴随着滚滚浓烟，虽然呛得眼泪鼻涕直流，但每个人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等槐米晒干后，装成一筐筐一袋袋，就等着走街串巷的小贩们吆喝着上门收购。那些年，父亲卖槐米的钱变成了全家的柴米油盐，变成了我的学费……

前几年我们家搬迁到镇上，老房子被拆除了，小院那棵国槐树也难逃被砍伐的厄运。老槐树虽然不在了，但每年到了采摘槐米的时节，我都会想起那些悠然的夏日，父亲攀爬到树上采摘槐米的情景……

